

第一冊

(宋) 朱熹著 黃榦編

正編

影印宋刊元明遞修本

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

家禮

鄉禮

學禮

邦國禮

王朝禮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重歸文獻——影印經學要籍善本叢刊

影印宋刊元明遞修本

第一冊

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

(宋)朱熹著 黃榦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宋)朱熹著;黃榦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6
(重歸文獻——影印經學要籍善本叢刊)

ISBN 978-7-301-20605-8

I. 儀… II. ①朱… ②黃… III. ①儀禮—中國—古代 ②《儀禮》—研究 IV.
K892.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86156號

書名: 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

著作責任者: (宋)朱熹著 黃榦編

責任編輯: 馬辛民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0605-8/K·0863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8190 出版部 62754962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開本 166.25印張 1700千字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價: 680.00元(全三冊)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鈔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出版說明】

儀禮經傳通解是朱熹晚年組織門人編纂的禮經學基本資料彙編。

朱熹生前僅成家、鄉、學、邦國四禮，後經黃榦、楊復等弟子長年不懈的努力，始成完書。此書重新編排儀禮、周禮、禮記經文，附以注、音、疏，又以相關古籍記載爲輔，規模宏大，條理清晰，爲後之學禮者所宗。又，所引經、注、疏文，歷來爲學者校勘之重要依據，書中引用尚書大傳等古典及宋人呂大臨的論說等，皆後世所佚，爲學者所重。

然欲以此書爲校勘、輯佚之具，則舍嘉定南康刊本莫由，因其爲所有版本之唯一祖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傳增湘舊藏本，可謂足本，僅缺數葉；臺北「國圖」所藏張鈞衡舊藏本，續編缺兩卷，又有少許缺葉，而大體完好。此二本，宋、元、明版三分居一，宋版留存之多，遠非南監正史之比，元版質量尚佳，不必以三朝遞修爲嫌。本社幸獲兩家藏書單位的全面配合，就全書五千多葉一一比對，凡有不同版之葉，無不兼採並存，使讀者得以仔細體察歷代補版變遷之跡。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又藏市橋長昭舊藏本，雖僅存一卷，乃是未經補修之純真原版，版本價值極高，今一併收錄。本書採用的掃描技術標準較以往同類影印本高出許多，實現了令人滿意的清晰度。

本書不僅爲禮學、經學研究者提供最重要的基本資料，也是觀察、體味一套版本經數百年逐漸變化的絕佳材料。謹此對兩家藏書單位的熱情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

版本解題彙錄

一、張鈞衡舊藏本

阿部隆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金元版解題

(原日文，今由編者翻譯。原文始發表於斯道文庫論集第一三輯，一九七六年七月。後收錄於東京汲古書院同年一月結集出版的中國訪書志。今據汲古書院一九八三年三月出版增訂中國訪書志，頁三九八—四〇〇。))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 (缺第二七樂制樂記第一、第二八王制甲凡二卷) 續二十九卷 (譯者按：原文著錄缺卷「二七」誤「二六」，「二八」誤「二七」，今正。)

宋朱熹撰 (續) 黃榦撰 楊復重訂

宋嘉定一〇、一六年刊 (南康學宮)，(元元統三年、明) 遞修 七十七冊

後補褐色書衣 (二三·八×一六·五釐米)，襯紙裝。首儀禮經傳目錄 (缺首三葉)、儀禮集傳集注目錄、乞修三禮劄子。次朱熹子朱

在「嘉定丁丑八月甲子日孤在泣血謹記」序。續卷一六喪服圖首有儀禮喪服圖式目錄，圖式卷末有楊復序，署「嘉定辛巳七月日門□三山楊復謹序」。續卷二九至第一二九葉止，以下均缺。此本卷首缺「嘉定癸未孟秋四明張處」序，又缺續卷首儀禮經傳通解續目錄及卷尾「嘉定癸未」楊復、陳宓二跋。

正文卷首題「儀禮卷第一」，次行題「士冠禮第一（空三格）家禮一之上」。卷二以下題「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幾」，卷二四王朝禮一之上下題「儀禮集傳集注卷第幾」，續編題「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幾」。此本卷一大題作「儀禮卷第一」，而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作「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一」。此本標題疑經後修，且刪削「經傳」以下文字。左右雙邊（一八·三×一三·五釐米），有界七行，行十五字，注小字雙行。版心線黑口，雙黑魚尾，題「儀禮卷幾」（續編題「儀某禮幾」）（葉次），上象鼻記大小字數，下象鼻記刻工名。元修的版心是線黑口或白口，有些是單魚尾，明修為粗黑口，有少許的白口。元、明修的正編版心也作「儀禮卷幾」。刻工有：

【原刻】弓、万、万、弓、友、弓、方、得、時、王、文、王、圭、王、全、王、啟、啟、王、戊、丙、沈、壽、沈、允、均、佐、李、成、成、吳、元、元、吳、肖、浩、余、千、邵、德、昭、阮、才、才、阮、明、金、有、胡、杲、杲、胡、圭、胡、桂、胡、慶、馬、忠、馬、范、宗、海、范、生、范、仁、范、淮、范、金、范、圭、范、翁、定、定、翁、遂、遂、章、信、信、陳、元、陳、永、陳、申、申、陳、生、生、陳、有、有、陳、全、陳、昌、陳、金、金、游、忠、尤、忠、彭、達、楊、明、葉、正、虞、万、全、虞、丙、丙、虞、生、虞、全、虞、辛、辛、虞、庠、蔡、延、蔡、祥、祥、劉、才、劉、方、劉、元、劉、立、劉、永、劉、生、劉、伸、劉、申、劉、明、劉、斌、劉、森、森、錢、弼、藍、万、龔、友、共、友、才、文、元、永、正、田、申、吉、仲、昌、采、延、桂。

【元修】于、辛、子、信、子、晟、弓、華、方、景、明、王、夫、王、付、王、細、孫、王、細、王、榮、友、山、毛、文、毛、輝、毛、輝、圭、圭、之、因、三、秀、任、亮、仲、珍、務、陳、秀、沈、一、辛、文、李、嵩、李、盛、盛、李、興、李、杜、良、臣、杜、良、肖、昊、吳、仁、吳、宜、宜、吳、輔、輔、吳、余、才、才、何、九、万、何、宗、十七、何、宗、十四、何、建、何、芦、垚、明、遠、季、辛、一、秀、發、洪、阿、來、胡、文、宗、文、宗、胡、宗、胡、明、之、明、之、胡、明、胡、昶、胡、興、興、胡、范、寅、寅、范、堅、范、茅、化、龙、俞、榮、孫、甫、高、謙、謙、类、正、袁、仲、珍、袁、仲、袁、珍、袁、忠、忠、除譯者按：應作徐文、徐、立、徐、良、徐、泳、章、文、郁、章、文、一、章、亞、明、章、演、章、霖、霖、章、盛、久、張、三、陳、文、玉、陳、日、陳、日、裕、陳、仁、陳、正、正、陳、明、陳、明、二、陳、琇、陳、慶、陳、彭、杰、惠、新、惠、榮、單、呂、黃、允、中、允、中、黃、允、黃、宥、黃、葛、文、建安、虞、吉、父、吉、父、虞、成、父、成、父、楊、十、三、楊、春、齊、明、熊、子、熊、潘、用、潘、佑、蔡、中、蔡、秀、蔣、七、蔣、蚤、滕、太、初、滕、慶、劉、炤、炤、劉、桂、劉、應、重、三、秀、應、三、秀、應、子、華、蕭、漢、杰、新、吳、蕭、杰、蕭、漢、賢、漢、賢、賢、謬、珍、元、友、中、仁、生、成、昌、明、杲、杰、金、亮、祐、珍、柳、英、信、

桂、啟、彬、渚、盛、琇、秀、達、興、蘇。

【明修】監生秦淳、秦、監生留成、監生孫欽、孫、監生陳浚、監生廖賓、監生廖、監生鄧志昂、監生戴彝、戴。人、志、郭。

避諱字，玄、殷、筐、恒、徵、樹、讓、桓、慎、敦等缺筆。

各卷皆有缺葉或補抄葉。有「錢印／謙益（白文）」、「牧翁／蒙叟」、「任栢川萬卷／樓書畫之印（白文）」、「栢川／道人（白文）」、「張印／鈞衡（白文）」、「石銘／收藏」、「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擇是居」、「苙圃」朱印。適園藏書志、苙圃善本書目著錄。

根據序跋，本書最初題名作「儀禮集傳集注」，朱子晚年更定為今名。朱子死後，其子在嘉定一〇年南康道院（江西省）刊刻此書正編三十七卷，其中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共二十三卷為朱子晚年親定本，用「儀禮經傳通解」的書名；卷二四以下的王朝禮為未定草創本，則沿襲舊名刊刻。

續編的喪、祭二禮，朱子屬託門人黃榦編纂。嘉定一二年，黃榦完成喪禮，接著要著手編纂的祭禮卻沒有完成，稿本傳授給門人楊復就去世了。楊復致力於重修工作。嘉定一六年，張處來守南康，刊刻喪禮及祭禮稿本，與前三十七卷合併為正續編全書。正如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著錄，元代這些版片移管西湖書院，並加以修補。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後有「元統三年

六月日刊補完成 後學葉□／儒司該吏高德懋懋道佑／所委監工鎮江路丹徒縣儒學楊□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吏目阿里仁美／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承事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的補刊記與銜名，此本的元修刻工名與移管於西湖書院的其他宋版諸本的修補刻工名一致。版片傳到明代南監，並且經過多次的修補與印行。明南雍經籍考著錄有「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

好版三百二十面
壞版四百六十面」，「儀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同版其他傳本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鑑樓善本書目著錄）、北京圖書館（一存卷一至五、

二二至二七、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著錄；一存王朝禮四、五、續祭禮九，涵芬樓燹餘書錄著錄）、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書志、益山書影著錄）

藏本，又有北平圖書館舊藏本（沒有移管於臺灣，舊京書影八一著錄。〔譯者按：書影所見實為楊復重定本，作者後來糾正此處敘述之失，見傳增湘舊藏本解題。〕，

皆為明修本。靜嘉堂文庫藏存續祭禮十四卷（南宋樓藏書志、儀顧堂續跋著錄），往往被誤認為與此同版，實際上是不同版。如陸心源指出，

本版祭禮為未定稿，靜嘉堂本是楊復重定本。然而靜嘉堂本的字體、行款與本版元修相同，刻工也多與本版的元修刻工共通，以前被認為是宋版，這樣看來，恐怕是元刊。

一、傅增湘舊藏本

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原日文，今由編者翻譯。原文發表於斯道文庫論集第一八輯，一九八二年三月。後收錄於

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三年一月出版的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頁三一三—三一八。）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 宋朱熹撰（續）黃榦撰楊復重訂

宋嘉定一〇年（一二一七）刊（南康道院），（續）嘉定一六年（一二二三）刊（南康），

〔寶祐二（一二五四）年（南康白鹿洞書院）〕、元元統三年（一二三五）、〔明〕遞修。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八十五冊，雙鑑樓善本書目著錄。新補褐色書衣（二五×一六·五釐米），夾有襯紙。首有「嘉定癸

未孟秋上澣四明張處識」的跋語（版心題作「跋」），次為儀禮經傳目錄、儀禮集傳集注目錄，次為朱熹乞修三禮劄子，接著低二格，有「嘉

定丁丑八月甲子日孤在泣血謹記」朱熹子在的後記。通解續卷首為儀禮經傳通解續目錄（第二行有「喪祭二禮元本未有目錄／今集為一卷庶易檢

閱耳」的雙邊木記）。

目錄後刻有元統二年六月日刊補完成的修補紀年與校刊列銜。卷一六喪服圖首有儀禮喪服圖式目錄，圖式末尾有

題「嘉定辛巳七月日門□（人）三山楊復謹序」的楊復序。

正文卷首題「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一／上冠禮第一（距三格）家禮一之上」。朱子未定稿的卷二四王朝禮一之上以下題「儀禮集傳集注卷第幾」，續編題「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幾」。左右雙邊（一八·三釐米×一三·五釐米），有界七行，行十五字，注小字雙行。版心線黑口，雙黑魚尾，有「儀札卷幾（或續卷）儀某札幾」（葉次），上象鼻記大小字數，下象鼻記刻工名。元修的版心是線黑口或白口，有些是單魚尾；明修為粗黑口，有些是白口。元、明補版，正編的版心都題「儀札卷幾」。元修的字體大致上接近原刻的覆刻，可是其中也有優劣的差別，有的幾乎可以亂真，有的則相當走樣。刻工有：

【宋刻】弓万、万、弓友、弓、子信、王文、王圭、王全、王啟、啟王、戊、丙、沈允、李正、李成、成、吳元、元、吳、吳輔、輔、肖浩、肖吳、余千、邵德昭、阮才、才、阮明、金有、胡杲、杲、胡圭、胡桂、馬忠、馬、范宗海、范生、范仁、范淮、范金、范圭、范、高謙、謙、翁定、定、翁遂、遂、章信、信、陳元、陳永、陳申、申、陳生、生、陳有、有、陳全、陳昌、陳金、金、陳新、陳正、正、游忠、尤忠、彭達、楊明、葉正、葛文、虞丙、丙、虞生、虞全、虞辛、辛、虞庠、蔡延、蔡祥、祥、劉才、劉方、劉元、劉立、劉永、劉生、劉伸、劉申、劉明、劉斌、錢弼、藍、万、龔友、共友、才、文、元、永、田、申、吉、仲、昌、采、延、桂。

【元修】于辛、子晟、弓華、方景明、王夫、王付、王細孫、王細、王榮、友山、毛文、毛輝、毛、輝、任亮、仲珍、務陳秀、圭之、因三秀、沈一、沈壽、辛文、均佐、李嵩、李盛、盛、李興、李、杜良臣、杜良、吳仁、吳宜、宜、吳、余才、才、何九万、何宗十七、何宗十四、何建、何、芦珪、季辛一、秀發、洪阿來、胡文宗、文宗、胡宗、胡明之、明之、胡明、胡昶、胡慶、胡興、興、胡、范寅、寅、范堅、范、茅化龙、俞榮、孫再、类正、袁仲珍、袁仲、袁珍、袁忠、忠、徐文、徐立、徐良、徐泳、章文郁、章文一、章明遠、明遠、章亞明、章演、章霖、霖、章、盛久、張三、陳文玉、陳日、陳日裕、陳仁、陳明、陳明二、陳琇、琇、陳慶、陳、彭杰、惠新、惠榮、單呂、黃允中、允中、黃允、黃有、黃、虞万全、建安虞吉父、吉父、虞成父、成父、楊十三、楊春、齊明、熊子、熊、潘用、潘佑、蔡中、蔡秀、蔣七、蔣蚕、滕太初、滕慶、劉炤、炤、劉桂、劉森、劉、應重三秀、應三秀、應子華、蕭漢杰、新吳蕭杰、蕭漢賢、漢賢、賢、謬珍、元、友、中、仁、生、成、昌、明、杲、杰、金、亮、祐、珍、柳、英、信、桂、啟、彬、渚、盛、秀、達、達、興、蘇。

此本明修版心下象鼻往往被剪去，以其他的紙張襯補，或塗墨成粗黑口，剩餘的地方，可以看到有廖賓、廖、戴彝、秦淳、孫欽、孫留成等的名字。根據中央圖書館藏本（較此本稍後印），這些明修葉的版心題名為監生秦淳、秦、監生孫欽、孫、監生留成、監生陳浚、監生廖賓、廖、監生廖志、監生鄧志昂、監生戴彝、戴、（志）、（人）、（郭）等。

缺筆的字有玄、朗、殷、匡、筐、恒、貞、頴、徵、樹、讓、桓、慎、惇、敦，而寧宗嫌名郭、惇等字則沒有迴避。

卷五第一五、一六葉，卷七第三二葉，卷八第三八葉，卷二一第二七葉，卷二三第一六葉，卷三五第二六葉，卷三六首，續目第一七、一八葉，續卷一第一一、三六、五〇、五一、五八、一五三葉，卷二第三五、五九葉，卷三第三〇葉，卷六第七一葉，卷七首，卷一一第三二、三六葉，卷一四第一六、一七葉，卷一五第四八葉，卷一六第一〇七、一四一葉，卷一九第六一、六八葉，卷二〇第一三、二三葉，卷二四第五九、八六葉，卷二五第一三、三〇五、三一〇葉，卷二七第一四六葉，卷二八第一一七葉，卷二九第二八葉為缺葉。卷二六（譯者按：卷二六無補抄，疑有訛脫），續卷五第一〇二、一〇四葉，卷二九第三四葉為補抄。卷中往往葉序錯亂。紙背多處鈐有大方形的朱印（恐怕是官印）。雖然只有極少數，但有墨筆校語。

有「任栢川萬卷／樓書畫之印」（白文）、「雙鑑／樓」、「雙鑑／樓藏／書記」（白文）、「江安傳／沅叔攷／藏善本」、「沅／叔」、「藏園／秘笈」、「增湘／私印」（白文）、「龍龕精舍」、「沅叔／金石文字」、「傳增湘／讀書」、「長春／室主」、「傳沅叔／藏書記」、「沅叔／審定」、「雙鑑／樓主／人」（白文）的藏印。

根據序跋，本書最初題「儀禮集傳集注」，朱子晚年更定為今名。朱子死後，其子在嘉定一〇年南康道院（江西省）刊刻此書，其中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共二十三卷為朱子晚年親定本；卷二四至三七王朝禮為未定草創本，則沿襲舊名刊刻。續編的喪、祭二禮，朱子屬託給門人黃幹。黃幹在嘉定二二年完成喪禮，接著要著手編纂祭禮，沒有完成，稿本託付給門人楊復即去世。楊復致力於重修工作。嘉定一六年張處來守南康，從南劍陳宓處得到喪禮及祭禮的稿本，將此刊刻，使其與正編合為完書。

正如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著錄，元代這些版片保管於西湖書院，並加以修補。在續目錄後有補刊記及銜名：「元統三年六月日刊補完成後學葉森書／儒司該吏高德懋樊道佑／所委監工鎮江路丹徒縣儒學教諭楊文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吏目阿里仁美／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承事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據此可見元代的修補是元統三年江浙等處儒學所為。入明之後，版片被移到南監，又多次加以修補印行。明南雍經籍考著錄有「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好版三百二十面 壞版四百六十面、「儀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同版其他傳本有中央圖書館（拙著中國訪書志著錄）、北京圖書館（一存卷一至五、二至二七，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著錄；一存王朝禮四、五，續祭禮九，涵芬樓燼餘書錄著錄）、南京圖書館（無續卷，善本書室藏書志、盩山書影著錄）等藏本，都是明修本。天祿琳瑯書目續卷八，「元版經部」著錄有「儀禮經傳通解十二冊」、「儀禮經傳續十二冊」，現在存佚的情形不太清楚，只是中央圖書館藏正編零本六卷二冊（卷六至卷八、二七至二九，靜齋漢籍解題長編著錄），從藏書印可以判斷本來與天祿琳瑯藏本為同一套。今按此中央藏本知道天祿琳瑯本並非如天祿琳瑯書目續所記載的「元翻宋槧」本，實際上是明正德年間杭郡刊本。

據正德六年劉瑞的序可知，正德杭郡刊本是因南京國子監刊本（亦即南康道院刊本）時久漫漶，令杭郡教授等讎校付刻的。正德刊本附有嘉定一六年張處跋、同年楊復祭禮後序、同年陳必喪祭二禮後書、楊復喪祭二禮目錄後序。然而，其中楊復的兩跋與陳必的跋語，在今日僅存二部的南康版續編足本（東大以及中央圖書館藏本）中，都看不到。（順帶一提，中央圖書館藏本缺卷二九後半，且與此東大本比較，有更晚時間的修補，又缺續目錄後的元統列銜）。從內容考慮，這三篇跋文（三跋亦見乾隆一八年梁萬方校刊本），應當是本版原本所有。今兩本俱不見，不知兩本均丟失，抑或是元明遞修時被刪除。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著錄「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卷」影寫元刊本，云：「宋黃幹撰。卷十六至末則楊復所重修也。此本從元元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中略）目錄後有『元統三年六月日刊補完成』一行，後列銜名五行。」據此描述，似乎與此本同版。但是張志又備載該書所附「寶祐癸丑冬日南至後學金華王昶端拜敬書」、「是年（寶祐二年）閏月旦日門人迪功郎南康軍軍學教授丁抑端拜敬書」，是歲重九日後學昆山謝章拜手謹書」三跋的全文。此三跋不論在本書現存本的哪一部中都沒有，只在此志中出現。王昶

〔號敬嚴〕的跋敘述重刻的經過云：

嘉定間，嗣子侍郎公在方刻之南康郡學，後來勉齋黃公續成喪祭二禮，亦併刻焉，而書監竟取之以去。曾幾何年，字畫漫漶，幾不可讀，識者病之，蓋懼此書之無傳也。必乘輅東江，因啟本司發下之券尚存，遂即籌度命工重刻。爰首諮於堂長饒伯輿甫，聽契所懷，議以允協，且輟餐供餘錙以助。遂囑其事於教官丁君抑，而任其警校於洞學之善士，邦侯、僚軒、趙公、希悅亦佐其費，復幹旋本司所有以添給之。志意既同，始克有成。迺就置其板於書院，庶幾藏之名山，或免湮墜。其經之營之，亦甚艱矣。然朱子所成三禮止二十餘秩，而勉齋所續則又倍之。厥後信齋楊君始刪其祭禮之繁複，稍為明淨。今喪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修。且使六藝之廢缺者庶乎可備，朱子平日之盛心庶乎可伸矣。

丁抑跋又云：

敬嚴王先生詳刑江左，簿書獄訟之暇，首以是書為急。豈非以刑者輔治之法，禮者出治之本。刑能使人遠罪而已，禮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三復朱子之言，此敬嚴所以拳拳而不容已。一日，貽書囑抑曰：「儀禮一書，文公平生精力盡在於此。雖喪祭二禮成於門弟子之手，然昔定於師友平日之講論，昔板康廬，今歸秘府，吾欲掇餐供之餘，補遺書之闕，子其為我程督之。」抑雖晚學，奚敢不力，於是擇鄉國之通儒，警校其舛訛，命庠術之端士，董正其工。役始於癸丑之仲春，成於甲寅之季夏。綱目詳備，篇帙整明，使一代鉅典復為藏山之秘寶，自非羽翼斯文，惠顧後學，心考亭之心者，念不到此。

兩跋的意思是說，嘉定一〇年、一六年由南康學宮刊刻，之後被移管於中央政府機關的本書版片，因為年久的關係而導致識讀上的困難，由王、必提議，南康軍學教官丁抑與白鹿洞書院諸士共同參與讎校，得到郡中及有心人的捐款，於寶祐元年癸丑起雕，到翌年甲寅刻成，將這些版片放置在朱熹任南康軍守時重建的白鹿洞書院中，希望此書流傳後世。

這裡有一個問題，（一）寶祐重刻本是全卷新刻的，還是（二）從秘府取回南康舊版，將漫漶的版面進行改刻修補呢？如果是（一）的情況，那麼現存的「嘉定刊本」跟寶祐重刻本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可以考慮兩種可能性：（甲）現存「嘉定刊本」其實不是真正的嘉

定刊本，而是寶祐二年白鹿洞書院所刊的版片，到了元代，從白鹿洞書院移管至西湖書院，再經過元、明遞修的印本。（乙）現存的「嘉定刊本」，就是嘉定刊刻的舊版片，由秘府被移到西湖書院，再到明南監，加以遞修後的印本，與寶祐白鹿洞書院新刻的版片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版。元統三年的補刊記及列銜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套版片上，所以在假設（一）的前提下，只有（甲）、（乙）兩種可能性。如果是（二）的情況，那麼放在白鹿洞書院的版片，入元移管到西湖書院，現存的印本應該認為是嘉定刊，寶祐、元、明遞修本。

實際情況到底如何，由於不存在能夠確認白鹿洞書院刊或修的傳本，暫時無法解決。無論如何，從以上三跋可以確定，寶祐年間，本書在南康有重刻或修刻之舉。白鹿洞書院版現在無法得見，而康熙年間禦兒呂留良實誥堂刊本（儀禮經傳通解流傳較廣的清代版本有兩種，另一是乾隆一八年梁氏聚錦堂刊本）號稱重刻白鹿洞原本。然該本卷首有題「舊序」的嘉定十六年的張處序，王、仇等三跋則沒有，內容是與嘉定刊本屬於一類的，只是封面有「禦兒呂氏實誥堂／重刻白鹿洞原本」兩行木記。懷疑實誥堂版的早印本有呂留良的序跋涉及白鹿洞本的情況，或許因為留良在雍正時期全家遭到禍害，著述皆被毀壞，此書序跋被刪除也未可知。

此版元修的字體也幾乎照原刻覆刻，而且儘管有部分漫漶之處，但大部分磨損程度不那麼明顯，因而判定原版與補版、宋刻與元刻，相當困難。經過仔細觀察，看似宋刻的字體，也存在微妙的差異。但這些差異，是原版與補版的差異，還是寫版樣的巧拙的差異，很難辨別。我們先通過分析刻工，討論刊年和修年。從正編的嘉定一〇年到續編的嘉定一六年，只有六年的差距，因此兩者的刻工大體上是共通的。下面列舉這些刻工從事刊刻的其他宋刊本（加「」號的出現在該書補版）。

乾道九年高郵軍學刊紹熙修淮海集（劉明，也許是修補刻工）。淳熙間撫州刊禮記（翁定）。淳熙間撫州刊嘉定修春秋經傳集解（王全、翁定、劉永、劉明）。淳熙八年尤延之刊文選（金有、葉定）。淳熙九年江西漕台刊呂氏家塾讀詩記（彭達、劉永）。孝宗朝刊聖宋文選合集（劉武）。孝宗朝刊單疏本周易正義（李正）。孝宗朝刊贛州刊文選（弓友、龔友、阮明、陳新、葉正）。孝宗朝刊蘇文定公文集（劉申、李正）。孝宗朝刊東坡先生奏議（陳正）。孝宗朝兩淮江東轉運司刊史記（王全、楊明）。孝宗朝鄂州刊資治通鑑（吳輔、劉才）。孝宗朝刊所謂眉山七史（李成、李正）。孝宗朝刊史記集解（阮明）。紹興刊劉賓客文集（王文、楊明）。紹興刊資治通鑑目錄（王文、阮明、

陳新、楊明）。紹興刊史記集解（陳全）。紹興刊通典（李正、陳新）。紹興刊國語（楊明）。紹興明州刊文選（陳元）。紹興乾道間越刊周禮疏（王全、楊明）。紹興乾道間越刊尚書正義（王圭）。乾道刊豫章黃先生文集（彭達）。紹熙三年越刊禮記正義（王全、陳新、楊明、李正）。嘉泰四年新安郡齋刊皇朝文鑑（共友）。嘉定六年淮東倉司刊景定三年修註東坡先生詩（阮明）。嘉定九年興國軍學刊春秋經傳集解（胡桂、陳金、陳正、蔡祥）。嘉定九年興國軍學刊春秋左氏音義（范仁、劉元、劉永）。嘉定十二年溫陵郡齋刊資治通鑑綱目（共友、虞丙、高謙）。寧宗朝刊晦庵先生文集（翁定、陳生、陳元、陳正、陳新、余千、葉正、李成、劉永）。寧宗朝刊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陳新、葉正）。寧宗朝刊武經七書（王文）。寧宗朝刊歐陽文忠公集（陳全、陳元）。寧宗朝刊周易玩辭（劉生）。寧宗朝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吳輔）。寧宗朝刊福唐郡刊兩漢書（葛文）。寧宗朝刊臨安府陳宅書籍舖刊碧雲集（范仁、劉生）。寶慶三年刊南華真經注疏（吳元、陳新、劉生）。淳祐十年福州刊國朝諸臣奏議（陳元、葛文）。寶祐五年湖州刊通鑑紀事本末（方得時）。葉正也見於淳祐九年刊毛詩要義，可是初次出現是在淳熙年間，年代跨越過長，所以與阮明一樣，葉正只能看做是同名異人。嘉定年間的葉正則看做是哪一个都可以。

右表顯示，本版刻工出現的時間，分布在孝宗中期到理宗景定年間，其中紹興、淳熙年間刊行諸書的修補，主要在寧宗、理宗朝。可見本版刻工活動的時間集中在寧宗朝到理宗朝前期。因而我們可以推斷本版是嘉定一〇年、一六年刊本。即便是孝宗朝後期的刻工，基本上不可能到寶祐年間一直從事刻書活動，因此不能認為本版是寶祐二年白鹿洞書院所刊刻的。右表中刻工出現最晚的明確時間是景定三年（一二六二）、嘉定一〇年（一二二七）、一六年（一二二三）。兩版的刻工參與景定三年刻版並非不可能，而不如認為是參加寶祐修補的刻工較為自然。嘉定刊本之外，另外存在一套寶祐白鹿洞書院重刊本，理論上是有可能性，但既然張金吾藏影寫本和此本皆俱有元統補刊記及列銜，除非認為其中一者的補刊記後來竄入，否則是有矛盾的。因此，從現有的材料上綜合地推論，只能將本版看做是嘉定刊、寶祐修，才是最穩妥的解釋。為避免煩瑣，在此不列舉本版元修刻工出現的其他諸書，實際上都與其他移管在西湖書院的宋版公使庫諸本的修版刻工是共通的。

一、市橋長昭舊藏本

森立之海保元備經籍訪古志（據一九八一年七月臺北廣文書局出版書目叢編所收一九三五年日本書志學會影印稿本移錄。）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七一卷 宋槧零本 昌平學藏

宋朱熹撰，原二十三卷，今存中庸一篇。注與今章句本全同，但首章注為小異，蓋未定本也。此本行款格寬裕，字殆錢大，每半葉七行，行十五字，界長六寸三分，幅四寸六分，左右雙邊。字畫端勁，頗有歐柳筆意，板心上方草書記大小字數，下方有刻工名氏。鐫手精良，紙墨共佳，信為宋槧中最清絕者。（編者按：排印本末後多出「卷中慎樹等字缺筆，中間有後人補刊」十五字。）

【影印凡例】

一、本書影印底本有三，書中皆用簡稱：

一、傳增湘舊藏本，簡稱「傳本」。

一、張鈞衡舊藏本，簡稱「張本」。

一、市橋長昭舊藏本，簡稱「市橋本」。

一、本書在編輯過程中參考再造善本影印南京圖書館藏丁丙舊藏本，書中簡稱「丁本」。

一、本書以傳本為主體，配用張本、市橋本。凡用張本、市橋本，則於書葉圖像左旁出注說明。左旁無注者，皆傳本。

一、本書所用圖像，皆兩家藏書單位所拍攝。拍攝時未拆線，故今將每張圖像由中間裁斷，按原書一葉重新拼接。

一、傳本據膠捲掃描數字化，每一張電子圖像均有流水號，今皆標注於圖像上方。末位1、2代表裁斷後之左右半。

一、傳本裝訂順序混亂，今悉加訂正。底本裝訂順序之實情，可借圖像上方流水號復原。

一、傳本若有缺葉、描改、剪去版心、漫漶等情況，不如張本，則換用張本。

一、傳本、張本全書中，有同葉不同版者，皆兼採並錄，出旁注說明情況。

一、市橋本僅存第一七卷，而版本價值極高。故第一七卷採用特例，上欄收市橋本全葉，下欄收傳本，上下對照，即傳本同版亦不省略。

一、傳本、市橋本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品，張本為臺北「國圖」藏品。本書所有書影皆經兩家藏書單位授權，由本社影印出版。非另得兩家藏書單位許可，不得複製。嚴禁翻印本書全部或一部份內容。個人為教學目的的複製不在此限。